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曰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

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鎡鍔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

孟子趙氏注卷一
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
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
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
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
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
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
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

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
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
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
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
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
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
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
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
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孟子趙氏注卷一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梁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與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征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

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

孟子卷一
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

章指曰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眾民
竝來治作之不與之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子來
為父使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
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
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

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
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
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
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
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孟子趙氏注卷一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章指曰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內也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

孟子卷一
五
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

孝悌之義頒白者頭半白斑斑然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修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

孟子卷之九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章指曰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

曰無以異也

王曰杖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

章指曰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孟子起民注卷一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上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其禦王之師爲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己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曰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

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諡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於一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孟子卷之九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

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章指曰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

孟子趙氏注卷一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由知吾可以安民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孟子起氏注卷一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齧王左右近臣也穀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郟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齧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

王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

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

孟子趙氏注卷一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
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

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

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途緣以陳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

王言我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孟子趙氏注卷一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

盜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盜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
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
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
守其常善之心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
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則益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孟子趙氏注卷一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
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
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曰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
亂反正聖意弗稱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
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
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語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

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

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孟子起民注卷二
章指曰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爲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

章指曰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

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見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

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大平

之道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孟子起民注卷二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章指曰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孟子卷之二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

給也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矐矐胥讒民乃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

孟子卷之二
轉糧食而食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
在位者又眊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
作慝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
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
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
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
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
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
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
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
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
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
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
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
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

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章指曰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

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

孟子卷二
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
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
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
人但憐愍此熒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
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
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

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水滸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

晉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孟子起民注卷二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

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章指曰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畱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
重慎之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語曰衆好之
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
忠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曰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
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卷二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

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章指曰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

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

以爲不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

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

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

如也

孟子起氏注 卷二 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章指曰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齊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
取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
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
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
之

章指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
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
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
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孟子卷之二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其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繫倪耆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孟子起氏注卷二
章指曰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
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鬪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
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
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
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章指曰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
影響自然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閒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

章指曰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彊暴

故避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

章指曰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曰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竝故曰擇而處之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諾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

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

章指曰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卷第三

趙氏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
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
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
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蹇然猶蹇蹻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艷然慍怒色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

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爲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孟子起民注卷三
二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尙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孟子起民注卷三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
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
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
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
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章指曰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
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
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
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
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

孟子起曰注卷三
四
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

孟子欲爲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

孟子趙氏注卷三
五
已矣

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矣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孟子道性善 卷三 七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
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
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
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
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
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
以喜怒加人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
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
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
氣之相動也

孟子卷之三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

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天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而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孟子卷三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
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
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
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
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
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
助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
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
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
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
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

孟子卷三
九
急欲求其福

何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謂何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諛之言引事以襄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

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孟子起民注卷三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
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
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
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
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
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
喻德也

敢問所安

丑問孟子所安比也

曰姑舍是

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
曰不同道

孟子起民注卷三
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
伯夷不願使之故謂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
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

止處也久畱也速疾去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
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
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
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二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污下也言三

人雖小污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

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

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

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

處賢之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大平也聽聞其雅

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

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

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因事則褻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章指曰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

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

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章指曰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國鷓鴣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鷓鴣鴉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緜牖

孟子起民注卷三
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
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
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
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
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雉雉宋
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
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

章指曰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
當防患於未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衆者也勝萬人者稱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

孟子起日注卷三
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
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
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
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
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
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
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

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
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
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
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
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

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曰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以發於中非為其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起民注卷三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也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

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

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

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章指曰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

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

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

孟子趙氏注卷三
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爲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

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則不爲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章指曰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尙書曰禹拜讜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
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
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
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章指曰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
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
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去之慙
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

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
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
伯也

桺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孟子卷之三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桺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桺下是其號
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
而已惡人何能汚我也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也與之
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
謂三絀不慙去是桺下惠不以去爲絜也

孟子曰伯夷隘桺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
也桺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
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
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

章指曰伯夷桺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
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